



如果 谎言 是真

没有爱过的人永远不知道
——是爱情
这个世界上最温暖 也最黑暗的物质

胭脂砒霜
/ 著
YANZHI
BIRUANG
WORKS

华丽蜕变富家女 VS 捉摸不透心计男
她清纯与腹黑举案齐眉 他温柔与残酷卷土重来
服装设计师与新欢旧爱最风花雪月的错爱迷局

层层阴谋下的
深深孽爱
浓缩最华美谎言
与最毒药的秘密

光明日报出版社

《错爱》年度伤痕之恋 最受争议的连载榜暗黑系作品

如果 谎颜 是真

胭脂砒霜
/ 著 YANZHI
PISHUANG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谎颜是真/胭脂砒霜 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12-2055-4

I. ①如… II. ①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1072号

如果谎颜是真

著 者: 胭脂砒霜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舫

封面设计: 粉粉猫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055-4

定 价: 20.0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潘多拉的魔盒

001

通常我们撒的谎，有一半是用来骗别人，另一半是拿来骗自己。

第二章

白夜行

023

很奇怪，有时候能把你一眼看穿的，往往不是朋友，而是敌人。

第三章

镜子里的雅典娜

043

没有爱过谁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温暖也最黑暗的物质——是爱情。

第四章

寄生蜂

073

总有那么一个人，会让你不惜与全世界为敌。

第五章

圣剑

099

人的强大不在于有多少钱，而在于想保护某种事物的决心。

第六章

堕天使

123

伪装，有时是为了保护自身，有时是为了猎食。

CONTENTS 目录



第七章

苹果的诱惑

141

从爱里生出的恨，会带给人想要摧毁一切的疯狂。

第八章

弥诺斯的迷宫

165

逃到天涯海角也躲不开的，除了缘，还有孽。

第九章

真理之口

187

喜欢虽然没有办法变成爱，但也同样是无可取代的存在。

第十章

残酷的斯巴达

203

凭感觉生存的人，是最无情也是最潮湿的生物。

第十一章

地狱之火

221

恨有两种转化形态，一种是转化为爱，另一种是转化为更加深入骨髓的恨！

第十二章

狩猎区

241

当痛苦变得无以复加，最好的办法是原谅别人，也宽恕自己。

番外

天女的羽衣

263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一个选择能让所有人都幸福，我们的心才会因那个人的出现变得又是天晴，又是雨。

【第一章】 潘多拉的魔盒

通常我们撒的谎，有一半是用来骗别人，另一半是拿来骗自己。



1.或许潘多拉从来就不是因为好奇才打开那个魔盒，而是因为她本身就想毁摧这个世界。

看着天空被铅块状的云彩沉甸甸地压下来，又将胆小的风吓得满世界逃窜，惊恐万状地穿过树梢，撞得人们忘了关上的窗户咣当作响，苏水袖小巧的唇边泛起了一丝诡秘的笑意。

这人仰马翻的景象真美好，不是吗？像山雨欲来的兆示，让她忍不住开始期待，接下来她的出现，会让眼前这座死气沉沉的苏家大宅呈现出一副什么样的光景。是死水不兴？抑或翻天覆地？

缓缓地吸了口气，苏水袖将葱白纤细的手指伸向苏家大门。

门，并没有上锁。

她轻轻一推，嘎吱一声响，潘多拉的魔盒便打开了。

偌大的客厅里寂寥地站着几个人。他们全都穿着一身黑衣，胸上还别着用白绢制成的小花。每个人都神色肃穆地围绕在律师身边讨论问题，没有人注意到身着一身艳红的苏水袖正像一团烈火般猎猎烧来。

第一个发现苏水袖的是程薇。

她们的目光在空气中短兵相接，有丝丝寒气透出苏水袖的眼，慢慢地爬了过去。

显然，程薇输了。

她禁受不住如此强烈的刺激，瞪目结舌地跌坐在椅子上。有大滴的汗顺着她的额头流进眼眶，可她连眨都没眨一下眼睛，就那样抬起手指向苏水袖，像被人捏住了嗓子般，发出聒噪刺耳的声音。

当人们被程薇的异样惊动，皱着眉往程薇所指的方向转过脸时，苏

水袖已在咫尺之间。

她那么明艳动人，肌肤胜雪，长发如墨。可所有的人在看清楚她的脸后，都像在同一时间被石膏浇铸了下去般，以极奇怪的姿态僵在原地，意识抽离，做不出任何反应，只能狰狞地抽动着面部肌肉，任由刺刺的声音蛇一般蹿出口鼻。

两年前的今天，是苏启山刚满二十一岁的女儿苏水凉与洛凡的订婚之日。那个本来幸福得连空气都染上了玫瑰色的日子，却因为订婚当晚女方意外堕海失踪而天地俱变。

为了找回女儿，苏家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花重金聘请了打捞队并四处派人搜寻，可最终，除了那辆已经沉在海底损毁报废的汽车，便再无所获。

整整两年，苏家不放弃地搜寻着，因为苏家觉得就算没有发现任何她还活着的证明，但至少，也没有发现她的尸体。可不管苏启山再怎么无法接受，律师还是善意地提醒了他，在法律上，他的女儿已属死亡。

百般无奈之下，苏启山召集了大家，让律师宣布女儿在法律上已属死亡的这件事，同时商量下一步该如何做。可没等他们从沉痛的回忆中抽离出来，更大的震惊已经来袭！

她，回来了。

那样活生生地站在每个人的面前，近得让你可以看到她白瓷般的脸上那细软的绒毛，感受到她纤瘦身体里散发出来的体温，甚至于能够听到她的心脏在坚定且沉稳地跳动。

就连她身上那条红裙都像火一般，在每个人的眼里熊熊地燃烧着，噼啪作响！

“好久不见，我回来了。”苏水袖淡淡地扯出笑意，声音不大，却

奇迹般地压住了所有嘈杂。

洛凡极力屏住呼吸，想要保持住冷静，可那已然走调得厉害的声音，还是出卖了他地动山摇般的内心：“你……你没有死？”

“怎么？我应该已经死了吗？”

苏水袖冷哼一声，用薄凉的眼神扫过全场。那语调，阴冷得如同平地上蓦然突起的冰凌，尖锐且带着杀气。

当苏水袖的目光再度落到程薇身上时，她立即脸色煞白地别过脸去，耳垂上那坠着的水晶，像秋风中的蛹，摆个不停。

看着程薇的异样，苏水袖深不见底的双眸隐隐泛起了波动。

“老天……这是真的吗……我、我没有看错吧……”何素玉蹒跚着走向苏水袖，嘴里的声音破碎得组不成调。

当她颤抖的指尖抚上苏水袖脸庞的那刻，那早已涨满了双眼的泪，哗啦一下崩塌：“是真的。启山，我、我们的女儿，她还活着！”

苏启山红了眼，一个大步跨过去，一言不发地将苏水袖和何素玉揽入怀中，像抱住失而复得的珍宝般，紧紧地搂着，连一丝空隙都不曾留有。

许久之后，苏启山绷紧的身体才舒缓了过来，他如释重负般地舒了口气，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水凉。”

“爸，对不起，让您担心了。”苏水袖仰起脸，一张嘴，泪就掉了下来。

她还奢求什么呢？这么多年来，父亲的胸膛永远是她不可奢求的温暖。现在，她得到了，哪怕，她是以苏水凉的身份在享有。

是的。她该记着自己是苏水凉。而且从今后都是。

2我们在白天需要太阳，晚上渴望月亮，只因惧怕那会吞噬人心的黑暗。

苏水袖曾经很恨苏水凉。

从小苏水袖就被反复告诫，哪怕根本不住在同一座城市，也不要让别人知道她的父亲叫苏启山。因为苏启山有钱，有地位，还有着另外一个家庭和另外一个女儿。

苏水袖不明白，为什么苏启山可以是苏水凉的父亲，却只能是她世界里的一个符号，她悲惨得连跟他走在同一条大街上的权利都没有。

苏水袖恨那个代替自己母亲站在苏启山身边的女人，更恨那个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父亲的苏水凉。

这种恨意让苏水袖变得孤僻，她拒绝任何人触碰她的世界，像只充满了敌意的刺猬，向每一个人竖起攻击的刺。

她也知道这样不好，会让母亲在暗地里为她的委屈而落泪，可她就是无法控制。因为，每每想到苏水凉，她的心都会像被淬了毒的箭一次次地穿透，疼得不能自己。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苏水袖十五岁那年，林家生转学过来成了她的同桌。

林家生理着干净的小平头，一双眼睛又大又亮。他喜欢穿果绿色的T恤配水洗白的牛仔裤，喜欢在苏水袖身前身后地叫唤着。

或许是因为很少有男生能够像林家生那样把果绿色穿得那么好看，青春朝气，像一棵生机盎然的树木，挺直着向上的生命力，林家生在学校里很受欢迎，有许多女生悄悄地把情书塞到他的抽屉里。

那些装酷的男生，从来不看自己不喜欢的女生写的情书，但林家生会看，每次看完后他还会认真地给那些女生回信，说感谢她们对他的

好，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当纯粹的朋友。

苏水袖知道，林家生的本意是想婉转地拒绝，结果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倾慕。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林家生就会没心没肺地对苏水袖笑着说：“水袖，看在我们同桌的分上，你就充当一下我的女朋友吧。要不然，我的抽屉都要装不下了。”

“不要！”苏水袖没有一次不拒绝，但林家生也没有一次不提出新的要求来。

“水袖，来看我打球吧”，“水袖，我们去看电影”，“水袖，我好想吃辣，快陪我去吃四川火锅……”

林家生就像一个太阳，光芒炫目并且热力四射。不管苏水袖怎么拒绝，他总能想到办法，把她从自己的世界里逼出来，站到阳光底下。

也是在那一年，苏水袖第一次收到苏水凉寄来的信。

苏水袖并不讶异苏水凉知道她的存在，正如她也曾偷偷去打探过苏水凉的情况一般。

苏水凉在信里的态度很诚恳，也很坦白。她说虽然她不能接受水袖的母亲，但她会努力去爱只比她小一天的妹妹苏水袖。

信被苏水袖揉成一团冲进了马桶。这种身处上流社会过着优越生活的人的怜悯之心，在苏水袖看来，只配被冲进那种肮脏的地方。

事情并没有结束，从那以后，苏水凉每天都会给苏水袖写信寄照片。那些信就像一面镜子，清楚地映照出了苏水凉的生活点滴。和父母吵架了，给暗恋的男生写情书了，发烧了，谈恋爱了……

无论林家生怎么费尽唇舌劝说，苏水袖都从不回信。

她觉得那是一种无声的炫耀，是苏水凉想让她知道，那边的生活有多么阳光，多么安逸。

可即便如此，苏水凉依然坚持。每天只要一打开信箱，苏水袖就能看到苏水凉寄来的信安静地躺那里面，像天使掉下的羽毛，有着纯白色的微光。

有一天，苏水凉突然断了音信，那带着百合花淡香的信封消失在了苏水袖的眼前。

苏水袖的第一个反应是高兴，她为苏水凉的退缩而雀跃不已。为此，她还特意请林家生吃饭。

拖着林家生的手在那条两侧种满梧桐树的小径上飞跑，苏水袖轻盈得仿如肩上生出了翅膀。

可林家生显得很郁郁，一整个晚上，他都只是那样静静地看着苏水袖，清澈的大眼睛里铺满了浓稠的忧郁。

直到最后，他在送苏水袖回家的路上，才终于缓缓地说了一句：“水袖，你真的开心吗？你觉得一个坚持了整整五年，每天给你写信的人突然间放弃，真的是一件喜事吗？”

林家生的话让苏水袖猛不防有些心惊，像突然看到古旧沉寂的烽火台上升起了狼烟，弥散开的全都是焦黑的仓皇。

苏水袖避开林家生的目光，匆匆告别，甚至是有些慌不择路地跑上了楼。回家后她就在新闻里看到了苏水凉在订婚当晚意外坠海的消息。

那晚，天特别的黑，风呜咽着从黑黢黢的窗子灌进来，低回着，在苏水袖的房间里悲鸣。就连墙上母亲那黑白照片里的笑容都仿佛透着几分凄楚的哀伤。

过去苏水袖一直固执地认为，她的世界有太阳就够了。可等到月亮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时，她才猛然发现，黑夜是那么的漫长……

S城首富苏启山的独生女儿失踪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街头巷尾热议的全是关于苏水凉下落的话题，就连网上都有不少人专门开了帖子对此事进行讨论。

苏水凉失踪后，苏水袖的电脑便二十四小时保持开机状态，屏幕上满满的全都是有关苏水凉事件的最新进展和相关网页。

每隔十秒，苏水袖就会把那些网页刷新一次，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或是得到一些关于苏水凉还活着的消息。

可自事故发生头两天打捞起事故车辆后，几个星期过去了，没人知道任何苏水凉下落的线索。

就在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度失去热忱，搜寻工作也陷入僵局的时候，苏水袖在网上一个相关的帖子里看到了一则回复。

那人说，其实苏水凉的车子在打捞上来后，曾经有人发现刹车有问题，但最后这个发现并没有被重视，并且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水袖刚想点开对方的ID查问清楚，却发现回复已经被删除。

将自己的重量交付于椅背，苏水袖沉吟着，双眸被那茶绿色的沙发映得如墨色般深幽。

看来，这回复的背后确实藏有极大的隐情，很有可能那个人说的是事实，否则，对方的回复不会在短短几十秒的时间里就这样被轻易地删除掉。

而且，能够暗藏在背后，连网络的言论自由都操控的人，一定与苏水凉的堕海有着莫大的关系！

为此，苏水袖去找了林家生。

林家生的家里有一家侦探社，林家生大学毕业后，侦探社就交给了他打理。在这样的时候，苏水袖只能寄希望于私家侦探，希望林家生能

够动用家里的关系为她寻找苏水凉的下落。

对于她的请求，林家生从未有过拒绝。这次，也不例外。

当下，林家生就拿起了电话为她一个接着一个地下令、请求、拜托……

那些日子，林家生每天都在为了她的事情而奔忙着，哪怕是一些关于苏水凉出现在某处的假消息，他也都会立即亲赴异地查个明白。

每一次，在林家生来向她说明情况的时候，苏水袖心里的愧疚都像他额上的汗水般，细细密密地潮湿成一片。

因为害怕自己受伤，更害怕自己会让林家生受伤，所以，对于林家生的感情，苏水袖明明清楚却还是装聋作哑，可一旦发生事情，她却还是滥用着林家生的温柔。

她的自私对林家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残忍。可她能怎么办呢？世界这么大，她能依靠的人却贫瘠得可怜。自从母亲去世后，她唯一全心信赖的，就只有林家生一个人。而且，除了林家生，她不知道还有谁能够为了区区一个小小的她而劳师动众……

林家生没有令苏水袖失望，他在离失事地点很远的一座海岛上发现了苏水凉。

电话里，林家生的声音被巨大的海浪不断拍散，却还是带着咸腥的味道扑面而来。他说：“苏水凉死了，额上有一个巨大的伤口。”

苏水袖抱着电话哭到昏厥。这个时候，她才发觉，原来她爱着苏水凉，爱着这个一直试图温暖她，却被她不断拒绝的姐姐。

醒来后，苏水袖拨通了林家生的电话，她要林家生把这个秘密连同苏水凉一起埋葬。

因为，她会变成苏水凉。

3通常我们撒的谎，有一半是用来骗别人，另一半是拿来骗自己。

说起来还真得感谢苏水凉的信，要不是苏水凉把生活细节写得巨细靡遗，就算整容手术再成功，苏水袖怕是也没办法轻易过关。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定数，苏水袖和苏水凉的身高、体形都相去无几，除了声音略有差异。苏水凉的声音轻细，苏水袖则沙哑。不过，当苏水袖泪眼婆娑地告诉众人，她是如何被海水猛灌，然后挣扎着嘶喊救命，一切就都在大家泛红的眼眶里合理化了。

只是，无论是消失的两年，还是其他的一些生活细节，苏水袖都可以借事故后遗症蒙混过去，除了洛凡。

洛凡，苏水凉的未婚夫。在苏水凉的描述里，洛凡是那种让人一见误终身的男子。她从十九岁那年见到洛凡的第一刻起，就将灵魂都交付了出去。

苏水凉这样掏心挖肺地爱着洛凡，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过亲密无间的时光，还有着不可被人取代的回忆和默契。可她苏水袖是一个从未走近过爱情的人，要如何扮演出那种与洛凡心灵相通，只要一个眼神便能交流心中爱意的苏水凉？

苏水袖没把握。所以，在回来的最初几个月，她都以陪伴家人为由，屡次拒绝了洛凡的邀约。

可当洛凡第十八次上门来，说想要单独和她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候，苏启山眼里的那点期许，让苏水袖在第一时间点了头。

将手放入洛凡的掌心，苏水袖的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她如此煞费苦心地整容并学习了解一切苏水凉身边的事物，不仅是为了查明苏水凉事件背后的真相，也是为了苏启山。

父亲，是苏水袖的软肋，无论如何，她都想待在父亲的身边。所以，即便是死，她也不会让别人知道，为了走进这个家，她付出的，又岂止是一张脸而已……

晚餐丰盛得让人有些脊背发凉。

本来，像这样坐在满庭的微风里，看烛光摇曳间一个俊朗帅气的男人为了自己洗手作羹汤，应该是柔情满怀、语笑晏晏的时刻。可每一对上洛凡深邃的眼，苏水袖就有种如坐针毡的不适感。

与林家生不同，洛凡的笑容没有那种让人安心的单纯。他的笑很浅，却很复杂，像他的眼神那样，无时无刻不在传达着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信息。

难道……他已经有所察觉，知道她不是真正的苏水凉，所以才摆下了这场鸿门宴，想要抓住她的破绽？

手心渗出微薄的汗，苏水袖竟犹豫得不知道从何下筷。她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会夹起平日里苏水凉不喜欢吃的东西，让洛凡起疑。而且，这样的情形，怕是再美味的珍馐吃到嘴里她也如同嚼蜡吧。

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苏水袖唯有不断举起手边的杯子，将那暗红的液体一次次送入腹中。

“少喝点。”洛凡修长的手指轻轻压住了她的手腕，那低沉的语调像带着几分命令又像带着几分怜惜。

是烛光摇曳导致的错觉，还是她醉了？怎么她竟觉得这样的洛凡看起来很温柔，就连平日里那线条刚毅的嘴角，都柔柔的，软软的，让人很想用指尖去勾勒它的轮廓……

一阵凉风拂来，桌上的蜡烛忽地灭了，也将苏水袖温热的身体吹熄了。

“不早了，我该走了。”苏水袖站起身来淡淡地说。这样的氛围太微妙，她必须得回家。若是再不走，她怕她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腿。

没等苏水袖转身，洛凡的手再度伸了过来，猛地一拽，苏水袖便落入了他的怀中。

黑暗里，洛凡的眼睛亮晶晶的，那光芒闪得满天的星斗都为之暗淡。

苏水袖轻轻地颤抖起来。接下来要发生些什么，她知道，一如她知道自己不能够再拒绝。

只是，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可以单为欲望去拥抱女人，可女人不行。一个女人上一个男人的床，是需要理由的。或许是爱，或许是他有双好看的眼睛，又或许是他的气味让人迷醉……

女人催眠着自己，将那丁点儿理由在瞳孔里无限放大，直到可以盖住赤身裸体的羞赧和怯意。现在，苏水袖也需要这么一个理由。

苏水袖曾经问过林家生，这个世界上的人多得像沙子一样，有一些人是爱情，让你无论是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都流泪不止；有一些人带来欲望，会让你迷了眼失去方向；还有一些是仇恨，落到眼里即成芒刺，必须将其剔除。那么对于林家生而言，她是什么？

林家生的答案很简单，是爱情。所以，苏水袖把自己给了他。

疼痛是苏水袖唯一的记忆。哪怕林家生的吻再甜蜜，动作再轻柔，也改变不了这场欢爱只是为了让计划更好进行的命运。因为早就把自己交给洛凡的苏水凉，并非完璧。

把手抵在洛凡灼热的胸膛上，苏水袖问了他同样的问题。